

浅析中国传统戏曲服装的形式美

张树桃

(石家庄市京剧团 050000)

中国传统戏曲服装俗称“行头”，属于“写意艺术体系”，是一种由生活化服装加工提炼而成的艺术化服装。追溯戏曲服装的起源，自然离不开原始祭祀活动，在那时就有了模拟，有了扮演，也有了扮演者所装扮用的服饰。就这样，戏曲服装作为戏曲中审美客体最直观的外在形式出现了，它颜色鲜丽夺目，外形夸张精美，似于历史生活服装又并非历史生活服装，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意象化。

到了京剧鼎盛时期，每当戏曲大家登场演出前，总是以“晒晒”自家的“行头”而风动一时，观者则从这些私家的“行头”置办中便可猜测出此“角儿”的份量。就像京剧的“四大名旦”，各有各家的压箱底儿“行头”，甚至一看这件“行头”就知道是哪家的戏目了。

一、创新形式美

例如：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早年因扮演《贵妃醉酒》的杨贵妃时创作的，具有“梅派”特色的镶边女蟒（花衫蟒），它着实不同于一般戏班里“关中”女蟒。通常戏曲中的蟒衣是模仿明代蟒衣制成，在明代蟒衣可是皇帝的特赐品。戏曲女蟒有旦角蟒、老旦蟒之分。旦角蟒一般为公主，后妃所穿，底色以红为主，皇后蟒以明黄为主。脖子上还要围戴大云肩，坠珍珠吊穗。腰里悬挂玉带，内里系团花腰包或缠枝牡丹腰包（裙子）。而梅派女蟒却有湖水蓝缎面的镶边，镶边里锦绣白鹤祥云，金丝缠绕雍容华贵。通体的红色为基调，除了大幅的丹凤朝阳外，通通有无数个团花牡丹纹样缀满其上，精美别致与众不同。梅派女蟒下方和袖子下方是金线粗勾银丝细嵌的山水纹样，典雅庄重款款大方。单从这款女蟒就足以看出梅先生的独具匠心，梅先生在蟒衣基础上加工美化既保留了蟒衣的基本形状和穿用范围，有继承了中国戏曲服装追求意境美的传统，并赋予了更加鲜明的美学特征。所以说成功在于重视细节，一位戏曲大师不光舞台上表演精湛，对待场上的“行头”都仔细设计，精心研究，怎么能不成为中国戏曲体系的领军人物？在梅先生引领戏曲服装形式革新后，一些戏曲名家也受其影响有了更具有自我特色的戏曲服装。例如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先生在京剧《状元媒》中“柴郡主”的女蟒，通体绣满了“万字”纹样，底部的山水也是金线红底，凤凰图样飞旋其间，更是呈现出一派华贵吉祥。还有杰出的京剧大家周信芳先生，把男蟒进行了革新，并在20年代中期与人开创了戏衣庄，力主戏曲服装形式的革新。

二、色彩形式美

中国传统戏曲服装不光在样式上具有很强的形式感和形式美，在色彩上还有严格的制约性，并充分展示剧中人物的性格特征。色彩也是以“为人物的传神抒情”服务为最高的美学追求目标。例如：从颜色上看蟒袍，分为上五色和下五色。上五色指红、绿、黄、白、黑；下五色指紫、粉、蓝、湖、香。在《铡美案》中“包公”，刚正不阿怒铡皇家驸马陈世美为民除害，他在剧中穿黑色蟒，显示包公的威严正义。《单刀会》中的“关

羽”，“赤兔马千山踏遍，青龙刀遮日光寒；镇荆州成王霸业，保大哥立地西川”。他红脸卧蚕眉丹凤眼，象征着关羽的忠正耿直，但他身穿绿色蟒，完全形成鲜明的对比，暗示了他的文武兼备智勇双全。《满江红》中的“岳飞”，“十年待雪靖康恨，烈烈激怀臣子心。喋血中原传圣命，不渡黄河痛回军。”他就穿白蟒扎白靠。英武伟岸，一派大丈夫大英雄气概。《打金枝》中唐王，因公主刁蛮无理，唐王为平和“家务事”，假意要斩驸马实则金殿之上官上封官。“这一件蟒龙袍真真可体，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儿做来的”，唐王身穿黄色绣龙图样的蟒袍，这黄蟒在戏曲舞台上也是唯有皇帝才能穿，实乃皇家御用品。《龙凤呈祥》中的“刘备”，穿红镀金丝的团龙蟒袍，是仅次于黄蟒的王爷将相所用，年岁也偏年轻。

三、特定形式美

中国戏曲服装的变形夸张手段异常高明，戏曲艺术中的人物、故事情节都可以随编剧的丰富想象进行虚构，而唯有服装不能太离谱。例如：《金玉奴》中“莫稽”，落魄书生沦为乞丐，大风雪天倒卧金玉奴家门前，幸得金玉奴一碗豆汁救下活命，谁知中了状元后，忘恩负义把金玉奴推落江心淹死。生活中的叫花子，肯定是衣衫褴褛，但戏中的“莫稽”却穿得挺体面，俗称富贵衣。这种富贵衣，既能指示乞丐身份，又能给人以独特的美感，它是“像不像做比成样”的艺术形式。再如荀派的《红娘》，虽说是身份是丫环，却是穿着特制的“古装衣”。一般丫环穿大坎肩（裤子袄外面为了干活方便罩着的一件长坎肩），经过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先生的设计而光鲜动人，绣花长裙配上沙质短袄，缀满流苏的披肩，绣花细细腰带，还有两根垂至脚踝的长飘带随风飘曳，美仑美奂煞是惊艳可人。再如《算粮》中的“王宝钏”，十八年住在寒窑苦苦等丈夫薛平贵，平日靠挖野菜充饥度日。从堂堂相府三小姐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锦衣美食却甘为缺吃少穿的乡间贫困村妇，她只能穿素色（以青色为主，必须不露脖子）的带领子的“褶子”，湖水蓝镶边，下系素腰包（白色无绣花裙子）。有的戏中贫困“寡妇”也必穿此类，以表示生活窘迫，度日艰难。还有一种白色“褶子”，往往是守孝女子所穿，像《李雪梅吊孝》中的“李雪梅”。再如《窦娥冤》中“窦娥”被张驴儿陷害入狱，身穿大红“罪衣”绑缚法场被斩。还有《玉堂春》中的“苏三”等等，戏曲中罪犯都是大红颜色，通体素红，女犯可有蓝白镶边，上袄下裙；男凡上袄下裤。这些都源于中国的传统民俗的折射，杀人是凶事，为辟邪犯人穿红，监斩官披红斗篷，刽子手也穿红上衣。再如戏曲中的“店小二”都是素色“茶衣”，腰系“腰褙子”，“茶衣”就是平民便服，长过腰短到膝盖，大襟布衫，一看就是一个干活的伙计。

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所说：“真是生活，假是艺术。”假到什么程度才具有强大吸引力和感染力，那就看你怎样运用智慧，怎样使观众认可形式的存在，并在形式存在中加入“神来一笔”，去增添中国戏曲艺术的魅力吧。